

一个人内心的梦，永不会断绝。

散文中国^柒



漏网之鱼

李天斌 著

时间的旧址

秋风落

我跟一块土地的纠葛
春天的偈语或寓言

在喊痛的另一面
春天的偈语或寓言

在喊痛的另一面
春天的偈语或寓言

在喊痛的另一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柒

李天斌 著

漏网之鱼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散文中国. 7, 漏网之鱼 / 李天斌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1-07278-4

I. ①散…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442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90 千字

定价: 39.00 元

序一：尘世平民的心灵镜像

罗吉万

1

一连几个秋夜，我在远离乡土的街边楼寓中，抗拒着窗外嘈杂纷攘的闹市夜声，沉静于灯下，用心读完了李天斌散文集《漏网之鱼》的全部篇章。一路读来，直至掩卷，感觉不枉一读，且许多篇章值得再读，这让我很是惊喜，也很是意外。

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散文，写得这样的好。

我与天斌，同是关岭县人，老家相隔不过三十余里。未曾谋面就早闻其名，随后相见相识也有了好些年头，只不过总是匆匆一晤，一直没得坐下来好好地叙谈过。印象之中，天斌举止斯文，沉稳、内敛而不事张扬，总是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或者悄然站于人堆外边，默默地听别人说道。我知道他一直在写散文，并且从乡友的谈论中得知写得还相当不错，后来，我还曾受托向《山花》月刊推荐过他一组稿件。可是，却阴差阳错未及仔细读。收入这本集子的大部分篇什，早几年就已陆续散见于各地文学刊物乃至散文名刊的海外版，竟然被我忽略而错过了如此之久。生为天斌的老乡和忘年交，我不由深感惭愧。

当今，文学写作，以及文学阅读，不幸面临一个纷繁芜杂、泥沙俱下的困顿环境，一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喧嚣世界。快餐文化，以及所谓的时尚文化，有如当年的滇池红藻，无休止地疯长泛滥，充斥于网络、报刊及至图书，无时不在暴抢读者眼球。甚至，往往一不留神，就会触及各种打着“文学”幌子，却连快餐文化都算不上的垃圾文字。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则日益被排挤而逐渐变得边缘化。发乎内心关乎灵魂的文学写作，则越来越变成了一种难能的坚守。在这样的境况下，李天斌数年来甘于平淡与寂寞，恪守自己的文学立场与信念，以高蹈的艺术姿态，写下了那么多品质不俗的文字，不能不令人佩服和感动。

那些关于乡土往事与记忆的篇章，纯净而诗意的文字，满怀温情与敬意的心灵叙说，让我凝然在感同身受之中穿越于尘世时空，一次次梦回桑梓，流连于已

然逝去的少年时光。山里的天空,乡村的土地,以及这天地间大自然的季节流转,风物消长,有如一抹浓重的底色,亘古地映衬着祖祖辈辈父老乡亲繁衍生息、辛勤劳作的苦乐年华。而我们——如我与天斌等辈,生为农耕民族的后代,在那一片苍凉而贫瘠的土地上,依然存留着三魂七魄的气息和磨难成长的脚印……这一切,是那样的遥远而恍若隔世,却又是那样的亲切而依然如昨,读来令人揪心。这一切,在我们生命中消逝的瞬间,也同时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正如章诒和先生所叹:往事并不如烟。

2

已往岁月的乡土状貌、风物人情,从记忆深处涌到李天斌的笔下,真实重现。我们从那些片断的真实故事里边,无处不感觉着作者(“我”)的呼吸、体温和心跳。因而,我们从文本中所读到的乡土往事,不只是写实文字记录下来的现实表象,而是已然赋予作家的心灵观照,具有思想的亮度,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内心风景,也是作家倾情书写的“尘世平民”的心灵镜像。

李天斌对生命的关注,对生命存在的追问及思索,几乎是与生俱来。因为,在《漏网之鱼》中,我们惊心地读到,他的这种“生命学问”情结,正是从他自己的生命开始的。在讲述了出世之初那一次死而复生的生命经历之后,他这样写道:“……母亲讲述这些细节时,我还明显地感觉得到她内心的恐惧和后怕。母亲说,我真是死中得活,要是她同意父亲把我扔了,要是那晚找不到外祖父,我早已不在人世。”

在母亲所讲述的这件往事之中,天斌尚在襁褓,不过是几个月大的婴儿。父母亲在忧心如焚中,抱起他朝三十里外的县城狂奔;而他在途中就没气了,父亲想扔了,母亲却并不放弃。赶到医院,大夫声称没救而撒手,母亲仍决不撒手;直到母亲把头顶“乌纱”的外公找来发话,于是,得抢救。于是,奇迹地活了。这小子命硬,也命大。母亲又找到一位草医,费尽周折,医好了。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呵!然而,劫难了犹未了,活下来的孩子依然孱弱多病,母亲依然用灵魂紧紧呵护住这条小生命,求医问药,求神拜佛,频频为子祈祷。母亲的心里永远笃信着一尊万能的神灵,殊不知,对于儿女来说,她自己就是人世间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母亲胆寒心痛的记忆,怎能不令九死一生的儿子在感受到生命的疼痛与脆弱之后,铭心刻骨以至于灵魂不安?他能体谅父亲的粗放与无奈,但怎能容忍一个医生在“救死扶伤”的冠冕之下对生命的漠视?我想,大约即是自此之后,

李天斌便开始了对生命存在的关注和追问。

天斌在文中自喻为“鱼”，而把这性命之初的生死劫看做“鱼”的第一次“漏网”——“像一尾漏网的鱼，侥幸地存活。”而后又自嘲道：“在挣破此渔网的同时，我又钻进了彼渔网。”——从死神的“网”脱逃，又落入了人世间的生存之“网”，以及此后不断地因趋利避害而“漏网”。这是对人生命运的一种寓言式解读，也是生命处在迷惘中的灵魂呢喃。“鱼”之于“网”，与钱钟书的“人”之于“城”，如出一辙，如作者所顿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与“活”，是如此的大不易，使天斌对自己生命的“根”十分在乎。一本残缺的“家谱”，让他在对祖先脉系的追索中唏嘘不已，一腔溯源寻根、慎终追远的悲壮；寒食、清明上坟挂青，老祖父一句质朴的俚语：怕祖宗们淋着雨，给他们来送蓑衣斗篷……被他视为这个传统节日的真正由来，至于什么介之推的典故，不过是扯淡，只疑为野史而已……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句亘久回荡在地球村每个角落的千古名问，想必不止一次在他的胸臆回响。于是，生与死、福与祸、苦与乐、贫与富、尊与卑等等的人类生存状态及话题，便如魂附体，贯穿在以《平民的一生》为首卷的许多篇章之中，言说、引申和阐释。温暖而从容的笔调，附着心灵的战栗和叩问，满怀对人世的珍惜和对生命的敬畏。

3

其实，天斌的“漏网”之喻，又何尝不可以理解为是生命对于人世的珍惜？而这条幸运之“鱼”，至关重要的一次“漏网”，则是对生养于斯的土地的“背叛”。如果说，襁褓中那一次幸存之“漏”，是全赖坚忍的母爱和听天由命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叛逆之“漏”，则是他自己主观能动的命运抗争。作为农民的儿子，这当中似乎存在着某种人性的悖论。但是，如果没有这次“叛逆”，李天斌就只能是另一种生存方式下的李天斌。那么，也许我们今天就不一定能读到这本散文集的任何文字了。

承继祖业，接力务农，是父亲的最初期望。当然，他很快就失望了——儿子未及成年，就下定了逃离土地的决心。而后来，当他居然也对土地陡生恨意之后，就决然地站到了儿子一边。恨意何来？就因为贫瘠土地上无法摆脱的贫困！他理解了儿子，他知道，儿子何曾不爱自己祖传的土地家园？可是，在无力改变贫困这个残酷现实的无奈之下，唯有选择逃离。祖祖辈辈对土地的那一份传统情结，至此彻底崩溃。天斌心里明白，这将是父辈们生命中永远难于承受之痛。这一难解的心结，在《我跟一块土地的纠葛》《泥土上的春天》《农历的秋》以及《在农历的天空

下》等篇章中，他无不予以情深意切的抒写，对乡土的眷眷之情始终挥之不去。

在对往事的追忆及言说当中，天赋很诚实。做人的诚挚与为文的真实，可圈可点，可敬可佩。

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初级阶段”的社会，谎言与伪装一向大行其道，有些事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做得说不得，所以报章上常见“敢于讲真话”这样的字眼，可见讲真话很不安全，很需要勇气。像“背叛与逃离”这种良苦选择和话语，如实道来，是很为尊者讳的。然而，讲真话，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一种道德要求。所以，因讲真话获大罪又获大奖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有时候，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更重要。这是说真话的普世价值。聊借这句真言引申，我认为，就文学写作与阅读来说，一篇散文的一句真话、一个真实的细节，其价值远胜于十部小说中编造出来的虚假世界。天赋对自己亲历的生活往事，成长的烦恼与快乐的心路历程，即便是不太光亮的一面，甚至于涉及个人私密的空间，不掩饰，不回避，不讳言，敢于直面现实生活最本真的一面。真实，几乎真实到残酷，这正是李天赋散文的灵魂和魅力所在。

4

李天赋的文字，是从心灵泉眼中流淌出来的文字。

尤其是他的乡土散文语言，清纯、质朴而自然，没有硬“做”出来的痕迹，更没有刻意的矫情和华丽铺张，从容读来，几乎可以在想象中感觉出其间言说的语调和韵味。看似信手拈来，随意挥洒，其实如果没有恒心修来的基本功，那是拈之不来也挥洒不起的。爱好写作的人都知道，在“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之下，文学写作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文字的高下，决定着文章品质的优劣。然而，真正舍得潜下心来去修炼文字功夫的，至今恐怕仍然不在多数。窃以为，对文字的敬畏，也应如对生命的敬畏一样，不可肆意摆弄，否则，文字就“活”不起来。

天赋的文字活泛自然，有的抒写，已然达到一种行云流水的境界。这当然不是三天两天就能求而得之的。他的文学缘，他与文字的密切关系，其来有自，所谓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的漫漫过程，其实差不多都被写进他的散文里边了。我们在《我的初中履历》、《西关外的生活》以及《从北京走过》等篇章中，都可以窥见这位读书人黄卷青灯的情景。如人讽喻“无聊才读书”吗？反正，读书很苦，或很开心，都有人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与不乐？各人读写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就比较苦，却不能以为天赋也和我一样苦。即便“无聊”读书，也正是为了“有聊”罢。

我所能知道的，是从天赋的文章中估算出，他的书读得非常之多，古今中外

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有所涉猎。无边丰富的精神营养,在天长日久中潜移默化而成为他文字的质地与向度。于是,我们在他颂扬女性的《似水柔情》中,分享到了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的经典名篇丽句,在现代文体中的流光溢彩,活色生香;于是,在《写给唐人的诗笺》中,旁听他与李杜、与孟浩然以及王维们的“灵魂对话”,是那样的博学、睿智、自信、诗思飘逸而意旨高远。而在他敞开心灵世界的字里行间,我们还瞥见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卢梭、笛卡尔们求索游走的影子。因此,尽管天斌时常一个人独处于尘世一隅,但并不落寞,书中自有高朋来。

文学经典的阅读,加上丰富的民间文化的养分(如母亲在《农历的天空下》与布谷唱和念叨的节气农谚),夯实着李天斌的文字功底,并正在形成他自己的语言特点和叙事风格。这里还须一提的是,这本散文集里边,最后的压卷小辑“阅读与视觉”——对师友作品的阅读和评析,亦从另一角度显现了作家已相当成熟的文学修养。高山流水,直指要径,鞭辟入里,独陈见地,不人云亦云,虽不及评论家来得高深,但也使读者受益匪浅。天斌的历练行程,再次证明了阅读对于写作之重要。当然,诚如戴明贤先生联语:“有时倾尽千盅酒,何日读完万卷书?”不过,借《红楼梦》中一句名言歪解:“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足够了。

天斌的许多散文,已然自觉切入了“灵魂叙事”的层面,在平实而透亮的文字背后,树起的是直指人心的精神维度。近年来,“灵魂叙事”这一文学话语,之所以被谢有顺等文学评论家不断地强调和重申,其针对性无疑是极具普遍意义的。即便是“纯文学”写作,时下仍有太多不虑速朽而只管速成的产品,或无所顾忌地粗制滥造,或貌似华美实则苍白无力。凡此种种,最根本的缺失,正是这种内在的叙事指归。因而,当初我曾打算就天斌的散文写作,尝试从“灵魂叙事”这一理念说点什么,但我失败了——什么也说不明白。想起一位大师曾经说过:有的好散文是拒绝阐释的。这个说法,在一些文论中也多有解读——真正的好散文,读了觉得很好,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一切评说和阐释都显得多余,反而会造成阅读干扰甚至误导。故而,好散文只能阅读,只能在阅读的怡然中去感觉它的不凡。

2010年深秋至初冬

于贵阳小河望星

序二：由当下散文状态看李天斌的散文创作

杨献平

对当下散文,我觉得疲累。一方面,大家都在跟着风向跑,基本上失去了自我判断的能力,坚持和独创的更是无从表现。另一方面,散文似乎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诗意的被“表彰”了N多年,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家,现在是写实或平实的甚嚣尘上。有些被操作的嫌疑。我觉得,这种散文变化或者说方向是极不正常的。写作从来不是被倡导和引领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现实的利益要求而容易改弦更张、见风使舵的。我们常说,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散文,可是,现在的散文,基本上是雷同的,尽管有一些独立之作,却要么无意有意地掩盖,要么一时之间被捧上云端。

这些都不是正常的文学创作行为,更像是一种造星运动。当文学被某些利益集团操作或把持后,文学就是悲哀且可怕的。因此,我觉得,当下的散文写作非常可笑,这种可笑使得文学本身有了顾影自怜甚至色差之妓女被嫖不得的幽怨或者忧愤与悲凉。具体到一些人及其作品,我现在尊敬的微乎其微,可以引为同道与同志的更是四顾无人。大家都在逐渐适应以文学博取名利的要求,向着文学场的某些潜规则靠拢,甚至为某种现实利益而迎头奋进、垂头丧气或者沾沾自喜。从2006年开始,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或事实,那就是,目前中国所有关于散文的奖项都是可怀疑的,已经没有公正,只有操作和被操作,委身与被委身。

放眼望去,当下的散文丛林中,找不到一棵杂草和歪着脖子生长的树,散文的天幕当中,缀满同样萎靡的星辰,连一颗斜着眼睛的都找不到。而更令人痛心或者不满的是,很多占据或掌握了一定媒体与文学资源的人大行其道。对于新生的散文作家而言,这种状况使他们的成长更趋艰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惆怅,都在觉得,散文的向上之路越来越艰难,有时候,连基本的语言表达及思想发现都难以出口,更遑论行诸于媒体,“昭告”于天下了。在此令人忧虑的背景下,来看贵州作家李天斌及李天斌们的散文写作,我觉得心情沉重,也欣慰。沉重的是,李天斌及李天斌们的散文写作是有成效的,虽不可说异军突起,

但也是步步沉实,不是不可一世,也是“疾风劲吹”的。然而,散文界对这样的一个人和一批散文新家保持了大面积的沉默;一些评论家也是跟风跑,一些则掌握了一些话语权,高高在上,只以利益或者感情远近而论,甚至昧着良心去说违心话,拿着红包去做亏心事。欣慰的是,李天斌及李天斌们还在坚持,他们不要我所求的这些,只要求自己如何的坚持与精进,如何的去开掘和丰富自己。

后者是多么叫人钦敬!凡是有良知的,有锐气及独到识见与切实成绩的散文家乃至文学者,我们都应当向他们致以敬意,都应当将之引为同道及同志。

具体到李天斌个人的散文写作,据我所知,他真正写作散文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也可以说,从他写作散文以来,几乎每一篇作品,都会张贴在我当年操办的散文中国论坛上。我有时看得仔细些,有时候粗略一些。有时候有极不满意之感,有时候则为之赞叹。几年后,李天斌的散文逐渐得到了一些真有文学之心的刊物的青睐,陆续面世。我相信,天斌也和我一样,对帮助我们并秉持文学之根本良知的刊物及其编辑心怀感激。这是一种促进,一种鼓舞,在写作道路上,作者要求的仅仅是一种来自形式的肯定,是无形的心灵安慰,也还有一种动力的激发与无声的奖掖。

通过多年的阅读与观察,我以为,李天斌的散文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一是心灵上的诚实。我以为,这是散文的最基本的品质和要素。心的诚实是一种本色乃至灵魂的诚实。心的诚实也是对文学乃至对自己笔下物象及人事的虔诚和负责。这一点,读李天斌的散文作品,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他这本命名为《漏网之鱼》的散文集中,几乎每一篇章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心灵诚实的人,在众多的物象及人事间穿梭,用文字去临摹,用一颗心去感知他们及它们的命运轨迹与人生体温。如《平民的一生》《在农历的天空下》《时间的旧址》等篇章,他试图用心灵在时间中打捞一些令人心疼的事实乃至不可逆转的命运。这些事实及命运是自然而然的,但它们倒影在李天斌的心里,却丝丝入扣,引人无限惆怅。李天斌如此这般地去观察和书写他们,似乎是在挽救和留存,用一个此时我在的人及同类的身份,为心灵的那些消失划下一道道属于自己的痕迹。

李天斌散文的第二个特点,我以为是有有一种入骨的情感。这其中,李天斌散文当中所弥漫的,是一种围着骨头跳舞的忧伤感。他对世间万事,尤其是与自己联系紧密的那些物象,是充满悲悯与同情的,也是热爱与情感深切的。这似乎是写作者共有的特点,但李天斌散文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却更深切一些。他的散文是诗性的,而不是诗意的。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不要去形容和修饰,而是去用心理解与提升,将自己的情感真正地与他们融为一体。如他的《乡

村物事》《花灯往事》《逼近的细节》及《列车上的务虚时光》《我的初中履历》等等，在追忆之间体验往事的深度，用心抚摸之中感触时间的苍茫空阔与微观具象。

散文应当是经验的产物。近几年来，我也一直在对自己说，“此时我在”是一个大命题，对今人而言，我们清楚的，仅仅是我们此时所在的时代或者说时间段，如果我们逃离了这个生活场，那么，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恰恰，李天斌一直在这样做，他的散文都是与“我”有关的，与一个人的设身处地有关。这就是李天斌散文的第三个特点，忠实于现场。我这里所说的现场绝不是在场（写作者如果不在场，应当已经不能写下洋洋洒洒的文字了），现场是“客观真实的场景”。李天斌散文所涉猎的，几乎都与他个人有关，即使写往事，也是借助客观存在的事实去展开的。他这本集子当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这样的，不骄纵，也不狂妄，不虚夸，也不漂移。那么诚实于现场，忠诚于现场，使得这些文字有了人间的气息，生命的勃勃心跳与灵魂的亮度。

这些年以来，在大量的阅读当中，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即所有的文学创造都是有漏洞的，不完美的。哪一种艺术形式及手法，都是不完美的。所以，很多人在夸耀大家或者对当世的朋友之作大加夸耀，说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其实是偏爱甚至是违心话。在散文写作上，我也觉得，李天斌的散文写作还是有缺点的。诚实是一个基点，但不是一种写作的方式，散文写作需要的是一种出自内心及艺术上的妖冶与妩媚，过分忠于事物本相往往会导致作品的黏滞。在某种程度上，经验已经成为传说，其中有很多的误读乃至流传之后的添枝加叶，在写作当中，未必要按着一种方式去叙述和发现。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许多因素都有助于文学唤醒的视觉形象的形成，例如对现实世界的直接观察，生活中幻影与梦影，文化传统遗留下来的不同层次的形象艺术，以及感觉经验的抽象、提炼和内化等等。”（《美国讲稿》）或许，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永不拘泥，不被限制的艺术门类。在这里引用卡尔维诺的话，或许还是不太适合，但天斌应当是可以看出我的言外之意的。

最后要啰唆的是：天斌与我多年朋友，对我支持很多。以我之才和名气，尚不足以为人作序，天斌嘱托，想来是不可拒绝的，以上诸言，算是对天斌散文写作的一点浅薄印象。



目录

序一：尘世平民的心灵镜像/罗吉万 / 1

序二：由当下散文状态看李天斌的散文创作/杨献平 / 6

壹 记忆与重构 / 1

平民的一生 / 3

乡村女人的爱情 / 7

在农历的天空下 / 11

泥土上的春天 / 15

夏天的秘密 / 20

农历的秋 / 25

冬天的时光 / 30

乡村物事 / 34

乡村俗语 / 40

花灯往事 / 44

时间的旧址 / 49

贰 日常与隐喻 / 53

疾病的暗语 / 55

似水的柔情 / 60

秋风落 / 63

九月的内心 / 69

春天的偈语或寓言 / 74

羊和剩下的事情 / 77

尘埃上的花朵 / 80

西关外的生活 / 85

逼近的细节 / 88

最后的事情 /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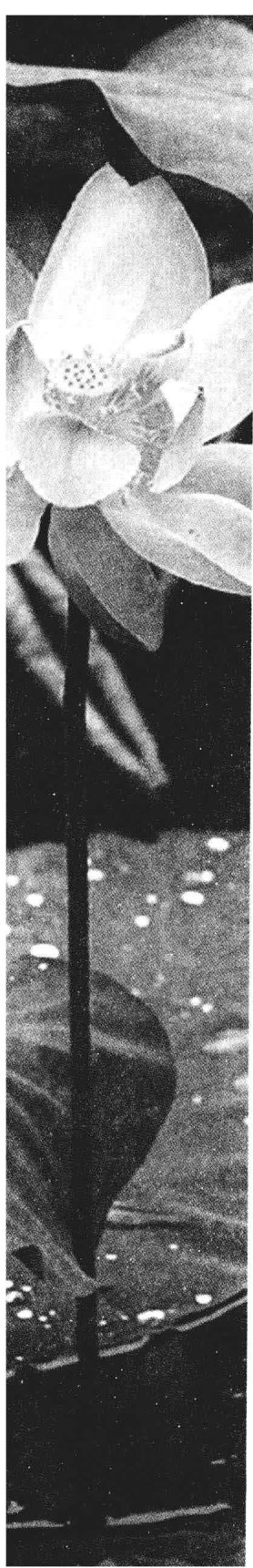
叁 现场与消解 / 99

- 列车上的务虚时光 / 101
- 虚构的夜晚 / 106
- 我跟一块土地的纠葛 / 111
- 时间的皱纹 / 117
- 女儿今年五岁 / 122
- 从北京走过 / 125
- 民族餐馆记 / 129
- 县委大院 / 133
- 写给唐人的诗笺 / 137
- 秋月一日 / 141

肆 行走与阐释 / 143

- 我的初中履历 / 145
- 忏悔记 / 153
- 像风一样的爱情 / 161
- 一九九七年的小镇 / 165
- 穿过村子的火车 / 169
- 走过江南 / 172
- 漏网之鱼 / 175
- 隐约的血脉 / 180
- 失忆的忆 / 184
- 一个村庄的历史 / 188
- 一条河流的背影 / 193





伍 阅读与视觉 / 197

戴明贤先生的境界 / 199

我思故我在 / 202

笔墨胸襟与文字气象 / 207

孤独的拷问与救赎 / 212

清醒的与温暖的 / 215

在喊痛的另一面 / 218

卑微与崇高的写作 / 221

散文视觉下的历史叙述 / 224

散文的出口(代后记) / 228



记忆与重构





平民的一生

有些时候我总是想，在乡村，一个人来到世上，活了几十年，最后死去。活着没有留下什么，死去更没有留下什么。即使墓碑上的名字，也很快被风吹掉被水洗掉。时间埋葬肉身的同时，也就埋葬了一生。一生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形式，已经组成一支生命长流，前赴后继，生生不息。

我总是有几分忧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曾让我置疑。尘世之上，生命可以有多种形式——泥土外的生命，可以用精神来铭记和延续，一个人可以活得超越肉体意义上的生命。在我的乡村，生命却是如此千篇一律——活过了，死了，埋葬在走过的土地上，一堆没有标签的泥土，至多作为提醒血脉传递的一种存在。然后一晃就是若干年，一晃就没有谁记住了。

比如我爷爷的曾祖母。我至今不知道她葬于何处。这从爷爷那里就已经成了秘密。爷爷总是说：“时间太长了，谁还会记得呢？”一座坟墓的被遗忘，似乎很是顺理成章。还有后来村里的许多人，比我大的，比我小的，他们活过了，死了，埋葬在村野的某一隅，然后被人们忘记。被时间忘记，时间不断地制造秘密——在时间之上，他们的一生，就这样终结，成为后世的忧伤。

而我总会想起他们。他们在泥土上生，在泥土上息，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去，他们一生的行程，究竟有着怎样的苦乐悲欢？曾经很多年，这样的心结一直成为我无比怀念他们的缘由。而我，也企图从那怀念中找寻出乡村生命的质地。

在我的乡村，我亲眼目送肉身告别尘世的第一个亲人是我的奶奶。奶奶仅活了六十四岁。但用奶奶的话说，她已经感到满足。奶奶一生多病，在四十几岁时就有好几次差点死去，只是每次都奇迹般活了过来。因为这样的原因，对于死，奶奶总是很平静。记得奶奶很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寿衣。每年的六月，奶奶总要把寿衣拿到太阳底下晒。那时我还小，每看到寿衣，就会涌起对于死亡的恐惧。奶奶却不是这样的。记得奶奶总小心地把寿衣上的每一处皱褶抚平，小心地拍打每一缕尘灰——近乎某种仪式，神圣且肃穆。再后来，奶奶还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在她没离世的那些年，那口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床头。她的房间光线幽暗，黑色的棺材泛着死寂的气息，使得我一直不敢走进屋去。那时候，对